

鐵板紅牙嘯復歌



荻笛軒出版

周楚奇民俗隨筆·雜文集



鐵板紅與嘯復訶

周楚奇民俗隨筆·雜文集





不復製

壹玖玖七年十二月初版

鐵板紅牙嘯復歌

周楚奇民俗隨筆雜文集

出版者：荻笛軒

香港北角興發街郵箱二八壹八六號

裝璜設計：吳小芬

排版所：山水光藝社

日本國京都外神田一丁目捌番四號

印刷所：雅達印刷公司

發行所：樂文書店

九龍洋松街六十四號二樓九室

定價：港幣三十元整

國際書號：ISBN-962-7914-05-3

鐵板紅牙嘯復歌

目錄

輯壹・民俗國俗

現實小札

三

眉齊鬢整別開新面

拾五

金絲錐耳結新環

拾七

荻笛軒茶事

拾九

《春風廿四》成書餘韻

貳三

「結拜金蘭真惹味」

貳七

想起了國歌

三壹

人才輩出苦生民

三五

約伯死在老井裏

三九

歷史的雷同，人民的不幸

肆三

到天涯

四七

老鼠嫁女貓娶婦，香車雕樑蘊殺機
火牛之年，談古論今

輯二·說文玩書

知鈍室論書

知鈍室叩紅

寂寂功德事

評《鄧小平論文藝》

花開花落堪記

輯三·稗邊綴異

稗邊綴異

蕭衍奉佛

五一
伍五

陸一

六七

七五

七九

捌三

捌九

九九

輯四·山盟海誓

山盟·海誓

壹〇五

碧蓮峰記

一壹三

蘆溝曉月

一壹七

秋花弄

一貳一

餘情

一貳三

花市餘韻

一貳九

「踢死狗」紀事

一三三

寨城公園的沉思

一三七

作者簡介

一四壹

鐵板紅與嘯復訶

周楚奇民俗隨筆·雜文集



現實小札

——以十五年前舊作代自序

楔子

一個作者，偶然收到一兩件退稿，並不足大驚小怪。

奇怪的是幾位朋友不約而同地在收到某報副刊退稿時，並得一短札，意謂以後若再投稿，請多寫現實。

這是叫人納罕的，因為朋友們的文字，一向都是面向人間，反映社會，不寫風月之談，不作無病呻吟的。我們甚至自詡謂「載道派」哩。

細看之下，「現實」之上，尚有小字三個，曰：「香港的」。

我恍然。

原來對某些人來說，有些現實是寫不得、談不得、聽不得的。

那些寫不得的現實是甚麼呢？

且遵命不寫，這裏談的，盡是「香港的現實」。

略早幾天

有時覺得，執筆為文的人註定苦命，談風說月，陳陳相因的文字，讀者討厭、編者不悅，甚而作者自己，除了能騙幾文錢稿費外，也該是很沒趣的事吧？

高明的作者，是應該有遠見的，對社會現實，要看得清，反應快，並且敢於直言。

就像魯迅先生所說：「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雜文·序言》，《魯迅全集》卷六，頁三，一九八一年版，下同此版）。

但反應太快了，也不一定是樂事，有時可能因此招來或大或小的麻煩。

記得十多年前，有些人在瘋狂地歌頌天才，這樣，我竟也「榮幸」地給人蓋上了「天才」的高帽。

他們大概覺得，一個才小學畢業的鉛房學徒，也學人在報上寫文章，不是天才，還是甚麼？但我卻因此感到很大的委屈，因為他們一頂「天才帽」，卻把我平日的努力輕輕一筆勾銷了。就是縱觀身邊一些有才能的朋友，他們又有哪一個是不經刻苦學習，而與身俱來就身懷絕技的？

所以當時寫了一篇反駁天才論的文章，可是這篇東西也接連遭到兩間報館的退稿。為甚麼？

其中一間也付有短札云：「副統帥不是歌頌統帥是世界上百年才出一個的天才麼？……」但最後我將該文轉至一間週刊時，卻刊出來了。

又為甚麼？

因為幾經輾轉退稿，時間已過了半年有多，那「副統帥」已掉飛機摔死了，……天才論也因此摔斃了吧？人們鋪天蓋地在作反天才論的文章了，多一篇也不多呀。

魯迅先生說，「其實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偽自由書·前記》，《魯迅全集》卷五）。

突然竟覺得當年的魯迅先生好幸福，因為我們這地方竟有些人連「說得略早幾天」的機會也不給作者了。

期以百年

我們是一個善於許願的民族。

《詩經·周頌》《民耜》就說，這種善頌善禱的舉動，是「以似以續，續之古人」的了，其歷史之悠久，可能要窮追至甲骨文、青銅器的記載了。可惜我不弄甲骨、金文，但石鼓文字中倒有「避（今吾字）水既澌，避道既平，避□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等句，這分明也是當時說盡好話的拍馬文章，但作者是否因此而得到好處，又得另考了。

此後的許願文章，也變不出甚麼新章了，倒是韓愈被貶潮陽時，祭鱸一文，誓詞旦旦，三日、五日、七日地推着日子，叫人讀了膽戰心驚，擔心那些惡鱸若是冥頑不靈，盤桓不去，那韓老夫子七日後就難下台了。

所以，以後官們就聰明多了，要許願，也把日子盡量拉長些，一年、三年，三四十年，甚而是以世紀論的，屆時兌不了現，你再往閻羅那裏找他算賬吧。

實際上，許願，不外是志在緩和民間的矛盾和積怨，時間常能將積怨沖淡，新的、更大的矛盾又能將舊問題掩埋，三五七載後，官們又可能有更新更漂亮的願許下，健忘的人也就快快乐樂地活在官們的漂亮預言中，而忘記了他們若干年前的禱文了。

「期以百年」是很妙的祝禱語。

百年之後，我讓你統治宇宙。但在我有之年，你可別搗亂。
呵！

往好處想

凡事往好處想，可以活得特別快活，無憂無慮。

患初期腸癌的人，往好處想，不過是腸敏感，慢性腸炎而已。

朋友指出自己的缺點，提出尖銳的批評，那不過是個別人的偏見，吹毛求疵。

社會上出現壞現象，新亂子，那不過是少數人鬧事，個別人的問題。

一切都往好處想，於是不用動手解決問題，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就可安枕無憂，快快樂樂地過日子了。

可惜現實常常是無情的，不會因為人們不斷往好處想！就會壞事變成好事的。

凡事退一步想，防患於未然，才是面對現實的真正方法。

可是，這話又可能叫那些好往好處想的人討厭了。

我卻記起魯迅先生的話來：「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墳·題記》，《魯迅全集》卷一）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日《新晚報》

輯壹

民俗國俗



眉齊鬢整別開新面

——婦女絞臉習俗追考

三十多年前，那是課餘為父親托米販雞糠的日子，無意中撕下一角包雞料的西文報紙，赫然發現，兩個西報記者在中環閣麟街找到一個繫小腳的「搵面婆」，探得有關行內的一些情況。那老婆婆說，任劍輝和白雪仙都是她的熟客，不過，任白是要她到理髮師那裏去做絞面的工作的。這是那「搵面婆」的驕傲。文章同時指出，梳頭搵面這一行，很快就會在香港消失。

其實，當時香港梳頭絞面的攤子還是不少的，旺角、油麻地、深水埗、九龍城、西環、中環、灣仔、筲箕灣等地近街市的橫街梯角，常有這類或大或小的攤檔。

七十年代，為一家晚報的「內行人語」撰稿，筆者就遍訪了港九所有的搵面婆，並研究了她們不同的操作技術和風格，拍攝了為數可觀的照片。

是的，不是每一個絞面婆的技術和美容風格都一樣。能單憑一條絲線把一副粗濃的散眉修成兩道又彎又細的柳眉的搵面婆，我只見過兩人，其一就是閣麟街的那位「前清遺老」。七十年代追訪她時，恰有「大館」（中央警署）的女警請她開額修鬢。「我這裏沒人敢來騷擾的，大館的大姐們都是我的熟客啊！」這是老婆婆的另一項驕傲。不久，那舊木樓拆了，老婆婆的攤子也就消失了。

做這類表面性的採訪並不困難，有耐性、肯花時間就行了。但深入研究下去，難題就多了。